白鹿書院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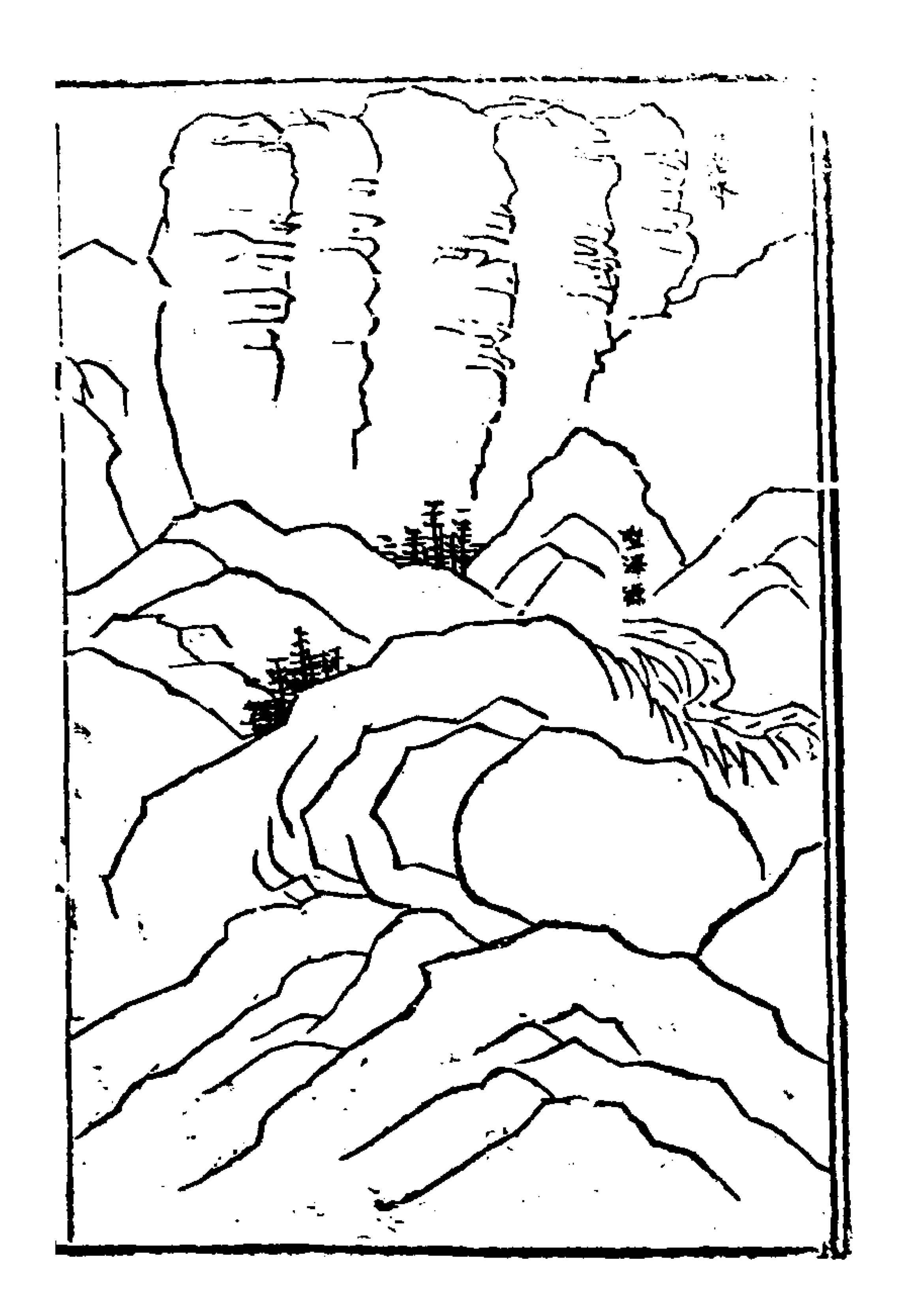

鹿洞書院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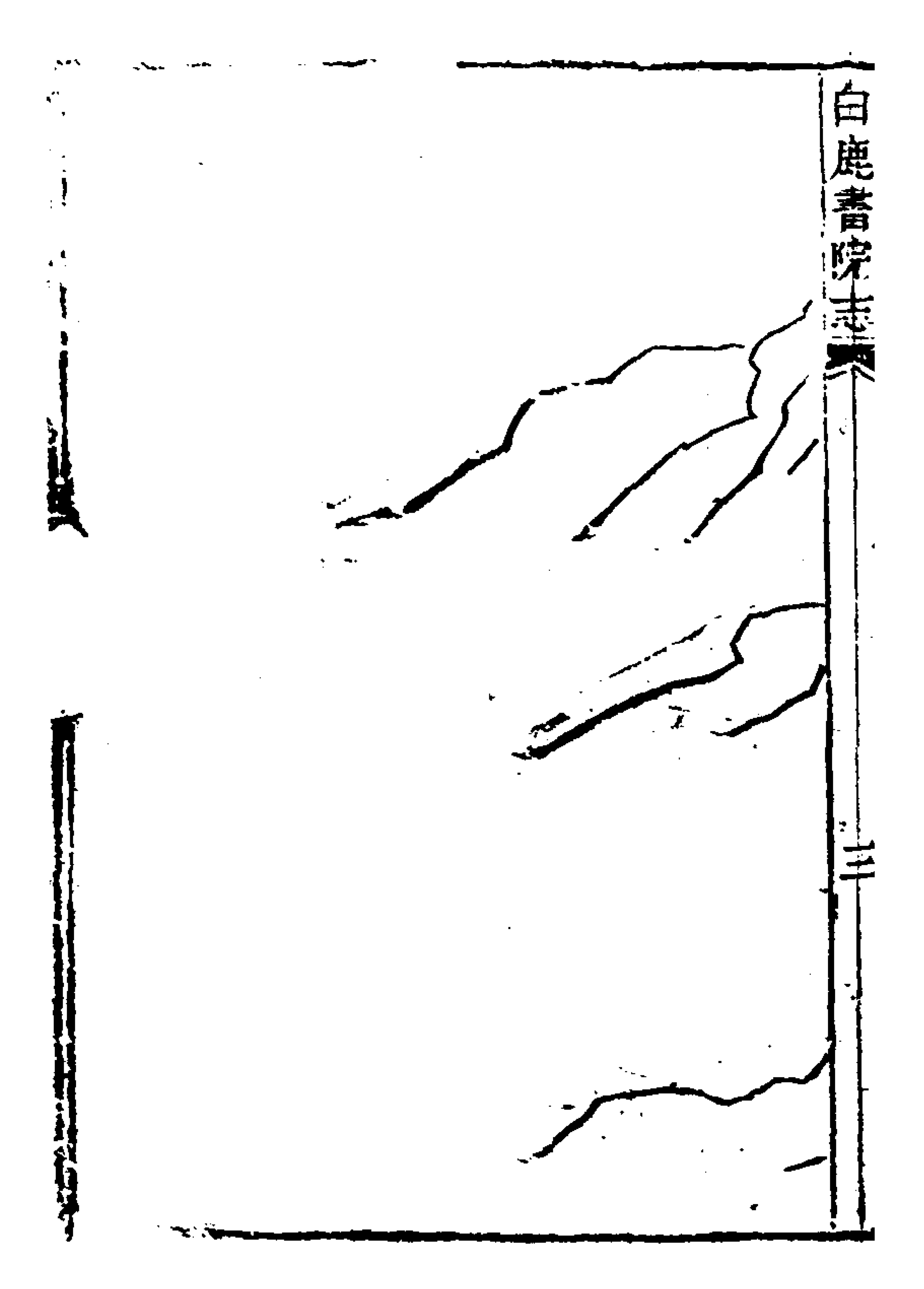



白鹿書院



風來亭





白鹿書院志卷二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形勝

書院之建以地勝也山川清淑人文聿興荷
聖明之寵錫萃賢哲之芳規豈非靈氣攸鍾歟顧親炙者稽名以賞實嚮風者挾冊而臥遊紀載弗彰其何以攷志形勝

書院之脉自五老峰來絕壁懸天一峰南下如頓萬馬可二十里崛起一山而四山環之是為後屏山山

之陽即今白鹿書院也背嶺臨溪卓爾山峙其前左翼山翼其左兩山交織一水中流自犀牛塘聖澤源經鹿眠釣臺貫道澗中興石嶙嶒盛有先賢劖刻至勘書臺則危崖飛湍跨澗爲橋是名枕流臺上平如砥遥對五老獨對亭作焉臺左即左翼山山有聞泉亭又稍折而南名廻流山其嶺空澗可四望舊有六合亭今廢跨溪爲流芳橋後先二坊夾溪樹[illegible]又前平疇數拾畆隔溪層巒百仞曰羅漢嶺爲書院行案云廻流二里許爲書院石坊山折至梅溪湖入彭蠡

有二堤岸抗其水口而陽儲諸奇岫隔江入照此鹿洞山水之全勝也去書院十里而遥有水簾三級飛雪懸崖則文公所謂新瀑是也他若棲賢爲唐李渤讀書處臥龍岡爲考亭卜隱地皆因書院而附見焉

五老峰去書院西北二十里其中峰之脉逶迤南下書院實鍾秀焉諸峰橫隱若空壁立數百仞軒軒然如人箕踞而窺重湖又如五雲翩然欲飛而下將入洞里許望之若拱揖以迎至朋來鹿眠亭則五老揷出雲屏鬚眉毫髮可數霞光秀色在襟帶間唐李太白

詩云廬山東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又曰余行天下所遊覽山水甚富峻偉奇特鮮有能過之者眞天下之壯觀也

後屏山書院負山爲勝若屏焉故名長松百尺或亭亭直上或斜覆庭陰鬱鬱蔥蔥環匝一二里中爲太極亭左爲思賢亭右爲喻義亭折而西南至迎賦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而五老而倚長松者爲別六亭五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若賓主第二峰頂有星巖霽光可以[illegible]稱勝[illegible]

南山在書院南隔溪橫亘數十丈其東一峰突起端

巖竦立者明提學鄭廷鵠以卓爾名焉御史徐岱作高美亭于上逶迤西下山脊屈伏若玉几崎書院之中貫道橋在其下大意亭倚其西偏山足巨石突屹可數一劉忠信二字左右二石分劉文行字其上爲聽泉石其南爲觀德石又聽泉石東爲風雩石石上有隱處二字下有枕流池三隸字皆文公筆也西一峰突立與卓爾峰相望東西一滯松林森蔚暎日干雲筯風振響發溪流韻答山外凹爲隴田傍有層巖障之不可窮際

左翼山在書院東若翔若垂上有峯巒下臨三峽溪流有聲明嘉靖間都御史何遷偕洞主貢安國夜坐其上各有聞因作亭名曰聞泉而對羅漢嶺亦曠絕可愛

勘書臺在左翼山下舊爲李萬卷勘書之所崖石峻削澗水湍急長松蔭其上五老峙其西文公常建亭而廢明弘治間提學邵寶建獨對亭正德間李夢陽爲之銘其下爲聖澤泉石刻聖澤之泉風泉雲壑字皆宋陳淳祖筆或曰文公筆澗中有李夢陽[illegible]桂二字

彭治觀瀾二字

鹿眠場在朋來亭隔溪水截石亘相切有聲石刻文公漱石二字鹿眠處三字李夢陽書鹿洞二大字于其

崖

按李勃鹿洞今不詳其址李夢陽曰在三疊泉墊中劉世陽所謂玉川門者考之陳舜俞廬山記曰唐李渤與兄涉偕隱白鹿洞後爲江州刺史乃即洞築臺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爲一時之勝夫舜俞去唐不遠五代宋初遺跡具存則今書院即隱居之址也三疊墊中既無築臺遺跡竆山窮谷鳥道崩崖必非隱居故址廬山如仙居洞蓮花洞祗以四山廻合似洞而名今乃鑿石爲洞則鑿矣

釣臺在鹿眠場東過漱石方平峻削盤據溪流文公書

釣臺二字劉于石明正德間劉世揚書意不在魚提學李夢陽作釣臺記爲亭勒碑于其上亭今廢太原喬宇大篆五老峰三字于碑陰

流杯池在大意亭西其崖有石劉文公隸書流杯池三字池即淵中澄潭而名溪流阻石廻轉而出文公嘗與其徒環石流觴浩歌其上有流觴二字劉于石亦文公筆也蔡可泉書吾與點也之意六字于古不磨四字

[illegible]道溪從流杯池而東值文會堂而溪水瀉淺一泓

碧舊有橋名貫道故溪亦因之

枕流橋在洞口文公時建原有亭今廢溪流出峽飛湍陡絕大石枕之水石相激聲若鼓吹急雨洶濤狀若釀雪怒若飛霆激起而噴若煙若霞此書院之勝境也故稱小三峽峽口上下皆先賢遺跡左壁有白鹿洞三字勅白鹿洞書院六字溪石有枕流二字白鹿洞三字俱文公筆　橋南題志　永嘉陳淳祖假守是邦被命造朝以書考日講辭鹿洞命講預者元祭于丘瑹山爇祿堂長周　趙鞏正○○與仁前洞正

主祠〇巖張傳一講書劉〇〇閻應子黃有開堂書
杜端甫直學傅仕龍歐陽綱學諭與諸生幾百人景
定庚辰良月旦日題　胡泳題志　番陽李侯駿嘉
定戊辰歸武昌訪書院經小三峽愛清泉之奔流懸
崖之對峙出槖貲與鹿洞諸生創亭峽上後十年戊
寅郡人胡泳以三山黃公幹所留郡守陳宓復鼎新
崇大之扁以枕流亦莫揆首創之由也又四年李侯
守池陽泳客于池始聞其始末是秋侯之子仁廣以
夏昌字昌辰實合洞之士友七十有八人舉酒亭上

指與歎歲月之易流而來者之有繼也因書其事刻
賓崖石七月壬申胡泳題　又洞口舊有自潔亭文
公書自潔二字今逸其跡嘉定乙卯莆田陳宓書劉
子題志側　方豪書蹲鹿坡喬白嶽篆書白鹿洞蔡
可泉書洞門深鎖復〇〇〇書洞門重開穆相書仰
思劉平嵩何遷各書白鹿洞彭治書尋樂處陳沂書
聽彼白鹿文猶在茲高山仰止逝者如斯十六字俱
在洞口劉于石壁
貫道溪源泉去書院北可二里遡澗至山夾中鳥道崎嶇

埜蘿可入泉底仰視碧磐磊落楚蘿蔓延源從凌霄峰來由夾口漏下數十丈大如瀑練微似濺珠故有小三疊之名嘉靖間主洞貢安國題曰聖澤源石刻透通洙泗四大字小三疊三字

犀牛塘其水亦自凌霄峰來上下兩塘注永復西南流逕白鶴觀會聖澤源同入貫道溪

廻流山在書院東南小三峽水遇枕流橋北溪石齒齒激水又南有小溪來會之水益湍怒洶洶有聲流一里所有山雄雄峙水所行道溪流觸之遂折而南故

名曰廻流山山四面巉峭其巔頗平衍可行立遠眺

上有六合亭今廢

亭蓋石在石牛山東南二里許與楊梅橋相植上大下

小其上圓幾數丈戴以一幹亭亭如張蓋文公詩云

攜扶藜杖少盤桓回遶煙蘿手自捫此石於今無問

忘祗因來自太微垣石刻文公書風雩字題志朱仲

與又與王之才楊子直蔡季通胡子先胡仲開同飲

共石望五老峰康熙七年上章困敦孟　癸酉　書

首兩頤聖壽無疆頌

按周頤南宋時人與文公同時見文公淳熙八年之識可考舊志以此頌爲周濂溪先生作誤

三疊泉一名三級又名水簾泉下注盤石分疊爲三紀遊集云上級如飄雲中級如碎玉下級如玉龍走潭具天下之奇景非谷簾瀑布比也澗中有石門僅通人行北壁上有劉世揚玉川門三大字李夢陽遊廬山記云入峯行並澗路石漸巉岩數里至白鹿洞此澗之鎖口也羣峰夾澗峭立巨石怒激交加水急石鬪旁有鑿人傴僂穿之過洞復並澗而北行數里至水簾泉過澗路愈險絕行經鳥道石罅間人跡罕至

矣三疊之水出自大月山之東北凡巨山之前多循
崖而瀉惟三疊之泉由五峰北崖口懸注大盤石裊
如垂練既激于石則摧碎散落蒙密紛紜如雨如霧
噴灑二級大盤石上會爲洪流下注龍潭轟轟萬人
鼓也著崖峭削中豁如門有石横亘龍潭之唇如閾
一云之水簾洞石劖宋嘉定及元呂師中刻皆漫漶不
可識又潭中石柱刻宋紹熙　年　月太守史文卿
云此書天泉二大字又北崖刻谷簾泉三大字又三
疊泉出大月山下八字又上有刻皆高不可辨按谷

簾泉在康王谷陸羽品爲天下第一泉此處復有刻侯考

臥龍岡在五乳峰下有三源其二在岡嶺一在岡下谷中源自開先瀑布分來中有黃石數丈橫擁潭心蜿蜒若龍岡嶺之水直下數十丈奔注之湍激漩湧有菴在潭東數百步朱子守南康時即故址復建繪武侯像于其中又于瀑旁立起亭于菴傍立修志亭置田若干頃欲俟解組居之會遷去菴亭遂廢明嘉靖中都御史何遷復建起亭而刻出師表及文公詩于

若後移武侯主于洞寢以晉處士劉[illegible]節先生而臥
龍遂無問津者今移[illegible]石于左畧山上文昌閣西建
起亭于祠南稍降以六合亭一座大廟亭之
棲賢橋橋去書院西三[illegible]里去橋東二里李渤
于此故曰棲賢[illegible]之僞劉[illegible]其[illegible]
悉入書院寺東[illegible]彌灘瀝云三峽
奔注鸞湧潭上有石如[illegible]橫亘中流宋狀元張孝
祥劉玉淵二大字餘皆蘚蝕一河辨明泰昌間郡守
袁懋貞跨橋于上曰觀雲橋直與三峽橋爭勝三峽

作于宋祥符間在玉淵南金井之上又名棲賢橋旦亘百尺締構堅偉橋西北有玉淵亭正德中郡守陳靈建文公有棲賢磨崖志黃山谷有棲賢橋銘石刻三峽橋三大字橋下石有馬册金井二大字

梅溪去書院東可十里溪流曲折兩山夾送直至大江東一山自書院左翼山迤邐迴流奔馳至湖左關差短西一山自羅漢嶺迤邐至湖中有二曜星扼之爲書院水口云

興復

鹿洞創自李氏南唐因之建學至宋而大興迨

本朝而益振然承先啟後功莫逾於　朱子盖甞予所

建置百世之標準也纂而合之以示德業不與衆同

志興復

朱文公

知南康軍榜文

當職久以疾病退伏里閭比蒙誤恩假守茲土懸辭不獲扶曳而來到任之初伏自惟念聖天子所以搜揚幽隱付畀民社之意固將使之宣明教化敦勵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之最而已顧雖不能其敢不勉今有合行詢究事件下項

一按圖經白鹿洞學館雖起南唐至國初時猶存祠額後且廢壞未委本處目今有無屋宇

右牒教授楊迪功司戶毛迪功請詳逐項事理廣行詢究取見指實逐一仔細條具回 以憑稽考別行措置仍榜各位遍呈寄居過往

賢士大夫恐有知得本軍上件事跡詳細切幸特賜開諭及榜示市曹仰居民知悉如有知得上件事跡詳細之人仰仔細具狀不拘蚤晚赴軍衙門申說切待併行審實措置施行淳熙六年四月　日榜

白鹿洞牒

契勘本軍廬山白鹿洞書院于國朝會要本軍圖經記文石刻元係唐朝李賓客渤隱居舊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

掌其教授至本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
山白鹿洞學徒嘗數十百人望賜九經書使之肄習
詔從其請俾國子監給以印本仍　之七年又以
洞主明起爲蔡州　置南康軍
屬郡境至祥符初　老之
還葬其所其子比　十間
洞之書堂六宇　以
學者亦給其食　祥正實　後經兵
宇不存其記文石斷遂徙至軍城天慶觀胙來當藏

到任尋訪未見的實近因按視陂塘親到其處觀其
四面山水清邃環合無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眞羣
居講學遯跡著書之所因念廬山一帶老佛之居以
百十計其廢壞無不興葺至于儒生舊館只此一處
既是前朝名賢古迹又蒙太宗皇帝給賜經書所以
教養一方之士德意甚美而一廢累年不復振起吾
道之衰既可悼懼而太宗皇帝敦化育才之意亦不
著于此邪以傳于後世尤長民之吏所不得不任其
責者其廬山白鹿書院合行修立

甲修白鹿書院狀

具位熹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隷本軍去城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號爲國學四方之士多來受業其後出爲世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百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官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于今基地埋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盛甲于東南老

佛之居以百十數中間雖有廢壞今日鮮不修葺獨
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
所以惠養一方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壞不修至于
如此長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也除已一面計置量
行修立外竊緣上件書院功役雖小名額具載國典
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賜施行竊恐歲久復至
堙沒須至申文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
伏乞鈞旨檢會太平興國年中節次指揮行下照會
庶幾官吏有所遵守久遠不致湮沒謹狀

附小帖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養士其白鹿洞所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不至于荒廢湮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與尚書劉子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輙有踰涯之請忘其罪戾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慵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某官造化之力乃得爲吏廬阜之下其山林泉石號爲東南最勝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

巖勞農山間艾得所謂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麓茂
美尤有幽絕之致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
意不當廢墜至于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
間亦已具狀申請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倘欲復修
廢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充
備洞主之員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于其間庶幾
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平生之懷若
後更蒙矜憐假之餘廩畧如祠官之入則在熹又爲
過望而于州縣亦不甚至縻耗顧以事體稀闊言者

草野而倨侮者是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慈
深察愚悃都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受賜
爲不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丞相劄子

熹仰恃知照忘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輒以仰干鈞
聽近因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已具曲折上之
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劾而狂妄僭越猶欲並緣
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所懇二端疑其必有一遂
若直蒙賜以罷免則固無復敢有所言若以洪私曲

被使得復備祠官之列則熹竊願丞相特爲敷奏舉
先朝之故事修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
祿賜畧比于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
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修祖宗
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爲官而食其食之爲美也
熹遠外之蹤卒易及此誠有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實
亦朝廷正名華獘之一事竊惟聖君賢佐必垂察焉
是以敢冐言之

乞賜白鹿洞書院勑額

右臣竊嘗伏讀國朝會要恭覩太宗皇帝嘗因江州守臣周述之奏詔以國子監九經賜廬山白鹿洞書院又以其洞主明起爲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儒學每恨無由一至其處仰觀遺跡又蒙聖恩假守玆土到任之初考按經圖詢究境內民間利病乃知書院正在本軍星子縣界而陳舜俞廬山記又載眞宗皇帝咸平五年嘗勑有司重加修繕間因行視陂塘始得經由其地見其山川環合草木秀潤眞閑燕講學之區而荒凉廢壞無復棟宇因竊惟念太宗皇帝眞

宗皇帝所以幸教多士垂裕萬世之意其盛如彼而
下吏淺聞弗克原念以稱萬分之一罪大如此駭懼
震慴不遑啟居旣又按考此山老佛之祠蓋以百數
兵亂之餘次第興葺鮮不復其舊者獨此儒館莽爲
荆榛雖本軍已有軍學足以養士然此洞之興遠自
前代累聖相傳眷顧光寵德意深遠理不可廢况境
內觀寺鐘鼓相聞殄棄彝倫談空說幻未有厭其多
者而先王禮樂之宮所以化民成俗之本者乃反寂
寥稀闊合軍與縣僅有三所然則復修此洞蓋未足

爲額仍詔國子監仰摹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
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及印板本九經註
疏論語孟子等書給賜本洞奉守看讀于以褒廣前
列光閫儒風非獨愚臣學子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爲頻于是始議即其故基度爲小屋二十餘間教養
生徒一二十人節縮經營今已了畢但其勅額官書
皆已燒燬散失無復存者不敢輒行標榜收置輒昧
萬死具奏以聞欲望聖明俯賜鑒察追述太宗皇帝
眞宗皇帝聖神遺意特降勅命仍舊以白鹿洞書院

淳熙八年

貼黄臣頃年親見潭州嶽麓書院尚存舊碑大書勑賜嶽麓書院六字伏乞睿照

延和殿奏事

臣昨任南康軍日嘗具奏乞賜白鹿洞書院勑額及乞以太上皇帝御書石經幷版本九經註疏給賜本洞今亦未蒙施行而朝野喧傳相與譏笑以爲怪事臣誠恐懼不敢不盡其說謹按本洞書院實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至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衆甚盛迨至國初猶數

十百人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見
于會要而咸平五年有勅重修仍塑宣聖及弟子像
又見于陳舜俞所記簡牘具在可覆視也夫以此洞
之興原其所自雖若淺鮮無足言者而太宗皇帝眞
宗皇帝眷顧褒崇至于如此則聖意所在至深至遠
必有非下吏淺聞所能窺測者今乃廢而不舉使其
有屋廬而無勅額有生徒而無賜書流俗所輕廢壞
無日此臣所以大懼而不能安也然竊意有司所以
不能無疑于臣之請固未必皆如譏笑者之言殆必

以爲州縣已有學校不必更爲煩費爾如其果然則臣請有以質之夫先王禮義之官與異端老佛之居孰正孰邪三綱五常之敎與無父無君之說孰利孰害今老佛之宫遍滿天下大都至踰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増益其勢未已至于學校則一郡一邑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盛衰多寡之相絶至于如此則邪正之害之際亦已明矣今有司非徒不能有所正于彼而反疑臣之請于此臣不識其何說也今幸蒙恩賜對故敢復以爲請伏望聖慈

下臣此章特從其請旣以紹承先志啟廸羣心又以丕闡大猷昭示抑邪與正之漸實天下萬世之幸取進止

請洞學堂長牒

謹按國朝會要修復白鹿洞書院旣已差補職事學生入洞晉幹訖今按江南野史本洞舊制洞主之外更有堂長名目今覩學錄楊日新年德老成在洞供職紀綱庶事表率生徒績效可觀合行敦請須至牒者　右給牒付貢士楊日新准此克白鹿洞書院堂

長職事淳熙七年九月日

洞學榜

契勘本軍白鹿書院元係唐朝太子賓客李公遺跡經歷五代號爲國庠及至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蒙太宗皇帝賜以官書咸平年間又蒙眞宗皇帝重加修葺中間廢壞殆且百年今者本軍鼎新建立教養生徒漸有倫緒又承本路諸司及四方賢士大夫發到文籍收藏應付學者看讀以至山林田土亦已標簽界址措置撥買規模一新可垂久遠已具事狀奏聞

乞賜勅額去訖竊慮向後諸色人等不知上件事理
或有毀壞以致偷盜文籍侵占田土及過往之人妄
有騷擾事屬不便須至曉示者　右出榜白鹿洞書
院張掛各請悉知淳熙八年閏三月日榜

招舉人入書院狀

切惟國家以科舉取士蓋修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
詩賦論策之區區者為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
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
于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

乎今歲科場解赴省待補之士二十有八人文行彬

彬識者蓋稱之郡亦與有榮焉然惟國家之所以取

士與士之所以爲學待用之意有如前所謂者是以

更欲與諸君評之今白鹿洞諸生各已散歸山林閒

寂正學者潛思進學之所諸君肯來當戒都養給館

致食以俟專此咨白可否須繳

書院成告先聖文

維淳熙七年歲次庚子三月癸丑朔十八日庚子具

位敢昭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熹昨按圖朝故事及

郡圖經得白鹿之遺址于城東北十五里蓋唐李渤之隱居江南李氏因以爲國學及我太宗皇帝又嘗賜之書史以幸教其學者而淪壞日久莽爲丘墟因竊惟念幸以諸生得奉詔條省以布宣教化爲職顧弗此圖懼速譴戾乃議復立今幸訖功將率同志講學其間庶幾夫先聖先師之傳用以答揚太宗皇帝之先訓鼓篋之始敢率賓佐合師生恭修釋菜之禮以見于先聖及先師兗國公鄒國公配尚饗

告先師文二首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修釋菜之禮惟
公發揚聖蘊垂教無窮致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
神尚饗　右兖國
熹仰稽國典建此學宮鼓篋之初恭修釋菜之禮惟
公命世修業克紹聖傳致率故常式陳明薦從祀配
神尚饗　右鄒國

教規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即此

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序亦有五焉具
列于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　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
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
具列于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熹切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已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爲學者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

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左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畧也諸君其念之哉

講堂策問

孔子沒七十子喪楊墨之徒出孟子明孔子之道以

正之而後其說不得肆千有餘年諸生皆誦法孔子而獨荀卿楊雄王通韓愈號爲以道名者然於孟子或非之或自先焉或無稱焉或尊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歸趣之不同既如此而是數子者後議其前或以爲同門而異戶或無稱焉或以爲大醇而小疵而不得與於斯道之傳者其於楊墨或微議其失或無稱焉或取焉以配孔子其取予之不同又如此是亦必有說矣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於朝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王蘇

本出於歐陽而其末有大不同者胡氏程氏亦不相
容於當時而程氏尤不合於王與蘇也是其於孔子
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楊墨之說則熄
矣然其說之流豈亦無有未盡泯滅者耶後世又有
佛老之說其於楊墨之說同耶異耶自楊雄以來於
是二家是非之論蓋亦多不同者又孰爲得其正耶
二三子其詳之

講座銘

師道絕塞以圯其居今其言言亦莫我敢都前聖後

卽文不在茲如或見之有儼然思立之堂壇惟以有
嚴威臨孔昭式訛爾將

與呂伯恭論靑院記書

人還領所報書得聞尊體日益輕安而來書字畫又
足爲驗幸不可言記文之惠尤荷垂念思致筆力蓋
不減未病時也此又慰幸之甚者旣以爲賀又以爲
謝也但鄙意有少未安處別紙上呈幸更爲詳酌示
報也已礱石只候定本卽託人寫刻也並山而東地
勢略是如此但此處已是山䴍自郡城望之北多而

東少不知別當如何下語或云東北入廬山下不知可否又幸損其舊十三四今亦不見得舊來規模廣狹但據地基則亦畧是如此恐此說說得亦大牢固不若爲疑詞以記之如云度損其舊十七八如何又此役乃是星子縣王仲傑董之亦欲特附名其間以傳久遠此望因筆及之也其人老成忠厚民甚愛之此不必言但欲知之耳洞主命官事討亦見之矣非衙書但此無書可檢耳此類傳疑正不必深說也論諭教條極荷愛念但前日未得回報已再申矣熹頓

肖再拜

當是時士皆尙類談止實則入于申韓釋老而不自

知

祖宗盛時風俗之美且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

爲學有不過章句文義之間亦有淺陋駁雜之弊

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

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于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

教養作成之具則見于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

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王氏之學正以學

不足以知道而以老氏之所謂道者爲道是以改之而其獘反甚于前日耳今病于末俗之好奇而力主文義章句之學意已稍偏懲于熙豐崇寧之禍而以當時舊俗爲極盛至當而不可易又似太過且所以論王氏者亦恐未爲切中其病也

明道程先生止曰忠信而小之也

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

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

明道以爲畢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畢忠信而小

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畢大小

之辨也

閱洛緒言 止 盍思所以反之哉

程子之言學之本末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

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小偏兼于上文無所繫屬

政使止于章句文義之間 止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辨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

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也今但言之則終於此而

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止　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叅光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日

區區濬之者又恐甲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

如馬伏波之論杜季良也兼此役本爲先朝勸學

之意初不專于濬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

而畧帶續其風聲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㸃

破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用明道劉子後即去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獘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于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頒經義黜詩賦而學者之獘反有甚于前日建炎中興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躐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逮于嘉祐治平之前而況欲其有以發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興化勸學之遺澤其意亦深

遠矣學于是者誠能考于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于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魯變而道此語草畧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稍平正久遠無獘欲乞頗采此意攴以偉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獘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時之間爲一兩人東說西話隨空設法應病與藥也

答吕伯恭書四首

初請諸賢祠記蒙見喻不欲勞心不 收回請今見此志乃恨其請之不力然叔度却報云有意爲記卧龍山居此固幸甚然今事又有大于此者敢以爲請別紙所具白鹿洞事迹是也幸賜之一言非獨以記其事且使此邦之學者與有聞焉以爲入德之門則此惠深矣厚矣千萬勿辭仍願亟以見寄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輕健放杖徐行又有問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歎仰已送山間屬黄子厚隷書到即入石矣

洞記專人託子厚隸書未到甚以爲捷然雖去此同
官必能爲成其事也十八日已入院開講以落其成
矣講義只是中庸首章或問中語更不錄呈也
白鹿洞書院承爲記述非爲使事之本末後有考焉
而所以發明學問始終深淺之序尤爲至切此邦之
士蒙益旣多而傳之四方私淑之幸又不少矣謹以
一本投納書几內一本裝標與濂溪祠堂記爲對
又有雜刻數種幷往伊川先生與尹和靖者可皆作
一卷此人亟行不暇也

與黃商伯書五首

此間白鹿洞已畢功前日往釋菜開講矣延合肥吳君爲職事但渠爲書社所拘恐未必能往却有楊學錄者與一二後生欲往也

白鹿成未有藏書欲于兩漕求江西諸郡文字已有劉子澄之前此亦求之陸倉矣度諸公必見許然見已有數冊恐致重復若已呈二丈托并報陸倉三司合力爲之已有者不別致則易爲力也書辦乞以公牒發來當與收附或刻之金石以示久遠計二公必

樂爲之也旦夕遣人至金陵亦當徧于諸使者也

得子澄書云廬陵發策持論甚正甚慰甚慰小錄求一本便中蚤寄幸甚此間中選者數人甚厭物論白鹿諸生文字老成其次曹生秀發可喜但欠琢磨小榜之首彭君尤佳惜不與薦書也已約兩榜之士來白鹿相聚未知皆能來否爾此間事未去不敢一日少弛恐得鄉間有所聞望一一見諭也

更煩于太宗實錄中檢白鹿洞一事在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以洞主明起爲褒信主簿其下有本末並告

錄云

熹頓首再拜前日專遣人行拜狀想達春卿來近問

殊用慰感卽日淸和伏惟尊候萬福熹代者已到二

十七日定交郡事卽畧轉山北延還東歸矣脫此奬

寵欣快無量但念相見未有近期不能無惓惓耳白

鹿田錢已撥正牒敎授候彼同文卽行支付也春卿

之歸深荷津遣又辱饋賮之厚渠深不敢受朋友皆

以爲仁者之惠所不敢辭渠必以具謝矣

與曾致虛書

南康從祀畫像乃取法監學已詳報吳應文矣白鹿當時與錢子言商量只作禮殿不爲像設只依開元禮臨祭設席最爲得禮之正不然則只用燕居之服以石爲席而坐于地亦適古今之宜免有匍匐就食之誚子言皆不謂然但今已成恐毀之又似非禮此更在尊意斟酌報之也蓋幼年聞先君言嘗過鄭圃謁列子廟見其塑像地坐則此不爲無據也

與楊伯起書

新年幾歲精神觔力想未至衰憊如某也白鹿舊遊

恍然夢寐但閒五老峰下新泉三疊頗爲奇勝計此生無由得至其下漫托黃商伯陳和成摹畫以來摩挲壁徒以慨歎也

與葉永卿吳唐卿周得之李深子書五首

白鹿田已就緒甚善又聞令侯能枉駕臨之尤幸伯起近爲况如何聞永卿諸訟亦嘗入山觀書遐想山林之勝他處眞未易得令人悵然與懷也但聞或者乃欲畫某形像置之某間令人駭然不知誰實爲此向欲作李賓客李九經及三先生祠于其間以未有

大成殿遂不敢議今乃遽然如此于義殊不安而諸
人所以相期者乃復如是之淺尤非區區所望也幸
以示諸人亟爲毀撤爲佳不然須別作區處也
舜弦所云白鹿之說當時亦謾及之豈有輒敢號令
州郡之理渠自張皇亦不曉事之過也
白鹿買田已就緒吳丈又許買牛此又永遠之利也
諸事更賴衆賢左右維持之其必有濟矣
朱守書來示及新縣圖乃知其郡政從容綽有餘力
如此大凡區區向所欲爲而不暇者今皆備矣又承

諭及禁止白鹿基地一節尤快人意但不知曾追毀其買契否不爾恐尚有後患也

白鹿知亦嘗一到甚善每念疇昔相與登臨游從之樂未嘗不發于夢寐然亦恨當時所以相切磋者猶有所未盡也

答[illegible]正思節文

此間書院近方結果江浙間有朋友在彼相聚與國萬正淳不知舊在南康曾相識否其間一二人亦儘可講論也

答胡平一

白鹿閒極留念甚善甚善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語似過謙此亦在乎爲之而已豈眞有限隔而不容一窺其門戶哉

答白鹿洞長貳

晋院經雨不能無漏損想已加葺治矣聞又得宜城書籍及延昌莊田今侯亦一月中一至此足以爲人久遠攷事矣三大字本就卓上寫成即摹即拭去今無復可得既已刻成煩且打一本寄來可就修即就

本世去不可即復磨去亦無緊急用處也諸生今幾
想今時討論亦有緒山中朋儕正學者讀書進德之
地若領袖諸賢同心倡導不以彼己之私介于胸中
則後生有所觀法而其敗羣不率者亦且革心矣

跋伊川與方道輔帖

右伊川先生與莆田方君先宗道輔帖後一帖乃嘉
祐二年語時先生之年纔二十有五爾眞蹟今藏道
輔曾孫次陵家後百二十四年後學朱熹得曹建模
本刻石于白鹿洞書院

跋康節誡子孫文

康節先生邵公手書誡子孫語及天道物理之詩得之鄭林向氏刻寘白鹿洞之書堂以示學者淳熙庚子開基節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所刻和靖帖

右和靖先生帖得之和君之子奐卿淳熙庚子夏五月丙戌刻之白鹿洞書院新安朱熹記

跋所刻包孝肅詩

此包孝肅公布衣時詩蔡廷彥得之吳唐卿以語勝

翁翁敬書之俾刻于白鹿洞

跋白鹿洞所藏漢書

熹旣爲劉子和作傳其子仁季致書以其先人所藏漢書四十四通爲謝時白鹿書院新成因送使藏以備學者看讀子和五世祖磨勘府君式南唐時讀書此洞後仕本朝有名太祖時其孫數人皆爲聞人今子和弟子徵之家尚藏其手錄孟子管子書云是洞中日課也年月日朱熹仲晦父記

跪坐拜說寄洞學諸生

古人之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蹠而坐于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爲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爲頓首則又以頭頓于手上也其爲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着地亦如今之拜禮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于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坐不跪授坐不立莊子亦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

坐又似有小異處蓋跪有危義蓋以膝隱地伸腰及
股危氣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隱地以尻著蹠而體便
安者坐也此跪與坐之異也詩云不遑啟居釋之者
曰啟者跪也爾雅曰妥者安也釋之者曰安定之坐
也夫啟為跪則居為安矣妥為安坐則跪為危坐矣
蓋兩字相類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于拜之為
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大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
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
則他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

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爲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爲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爲然而必以塑像爲問予既畧爲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併以告之以爲必不得已而爲塑像則當倣此以免于蘇子倜匐之譏子言又不謂然會余亦辭江東之節遂不能强至今以爲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爲尤

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
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爲寫
倣文翁石像爲小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
其或爲跏趺也去年又以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
并得先聖先師二像木刻精好視其坐後兩蹠隱然
見于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
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
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謬爲之喟然
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

左以俟來者考焉

附坐進說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卽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厚禮不若跪而告之以此道也

今之說者以爲坐禪之意誤矣

白鹿書院志卷之三

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原訂
署南康府事周兆蘭重修

沿革

道無今古時有汚隆書院之有興有廢也時也持之使無廢或振興於旣廢之後則道在人心不可泯滅司風教者所務爲仔肩也志沿革

白鹿洞者唐李渤讀書處也貞元中渤與兄涉隱廬山蓄一白鹿甚馴行嘗隨之人稱白鹿先生寶歷中渤爲江州刺史就今書院地創臺榭引流植花遂以

白鹿名洞先是魯公顏眞卿寄居郡之五里牌厥後裔孫顏翊率子弟三十餘人授經洞中南唐昇元郎其地聚徒建學置田乃命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爲洞主號曰廬山國學宋初置書院與睢陽石鼓嶽麓三本院並名天下學徒常數十百人太平興國丁丑詔從知江州周述請俾國子監給印本九經驛送至洞號曰白鹿國學官其洞主明起爲褒信縣主簿壬午嵗南康軍遂屬焉咸平壬寅詔有司修繕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歸老于洞許之未至而卒皇祐中冕子

郎中琛因父志增置學舍十餘間以教其子弟扁曰
白鹿洞書堂并給四方之來學者當塗郭祥正有記
刻石後館燬於兵石徙天慶觀觀廢刻竟不存淳熙
巳亥朱子守是軍復拓其址檄軍學教授楊大法縣
令王仲傑董建書院呂祖謙記之援嶽麓書院例疏
請勅額併高宗御書石經與監本九經於其中列聖
賢爲學次第以示學者一時名人如陸子靜劉子澄
林澤之皆從遊焉旣而學徒日衆乃於建昌縣置東
源庄撥沒入田以給之後還淛東提舉復遺錢三十

萬厲郡守錢聞詩建聖殿并塑像後二年郡守朱端
章加板壁繪從祀諸賢像仍撥浮屠沒入田以益之
嘉定辛巳郡守黃桂闢三門重建聖殿又增置定西
源庄田咸淳間郡守劉傳漢增置貢士莊元大德間
燕山崔翼之爲守又增置上壤庄田百畝學士虞伯
生有記元季兵燬累世興搆鞠爲茂草而學田之疆
畛盡亡矣明正統戊午翟溥福來守始剪荆棘以復
其制景泰中郡守陳敏政再修及塑聖賢像成化三
年督學李齡增廓之置學田祠器書籍聘爲末布衣胡

啟仁主教四方宗之後御史陳銓唐龍提學蘇葵鄭寶蔡清李夢陽相繼興理如唐龍奏起蔡宗兗主洞事尤稱特典焉嘉隆以來增置田廬有差詳載各志至萬曆乙卯大學士張居正議禁書院洞田官鬻歲癸未給事中鄒元標題請復之叅政程拱宸檄知府潘志伊修祠宇贖田畝規制粗定己丑提學朱廷益禮聘南昌布衣章潢講明正學知府田琯復改創橋梁門路立鹿洞慰館以五里牌玄帝香資增置田七百餘畝贍給生徒甲寅叅議葛寅亮捐俸三百金大

加修葺增置號舍數十間丁巳郡侯袁懋貞條畫規
制甄收勸課釐然有章士無濫收租無冒破聿聘南
昌舒日敬大開講筵學者雲集暨舒先生以讀禮還
公復謬推予董率其事焉　江陰李應昇識

禮聖殿朱子赴浙東提舉以錢三十萬屬軍守錢聞詩
創禮聖殿亓兩廡後廢明正統戊午知府翟溥福鼎
建改名大成弘治中提學蘇葵再建復名禮聖植雙
檜于殿前
國朝順治十四年巡撫蔡士英修復康熙五十二年提學

龔霖重建

東西廡宋軍守錢聞詩建明成化丙戌知府何濬再建

蘇葵重建

國朝康熙七年推官巫之巒知縣黃秉坤重建五十二年

提學龔霖增高

大成門知府翟溥福建提學蘇葵重建今改禮聖門迨

康熙七年推官巫之巒知縣黃坤重建五十一年提

學龔霖增高與殿稱

欞星門明成化丁亥知府何濬建提學蘇葵等重建知

府周祖堯易以石柱

御書閣康熙丙寅知府周燦請建懸掛

御書扁額及跋

欽頒書籍乙未知府葉謙知縣毛德琦重修

明倫堂知府翟溥福建堂前植杉數株提學蘇葵重建

掘地得文公簡黃商伯石刻收嵌東壁今不存萬曆

甲寅叅議葛寅亮改為講修堂順治十四年重建改

爲彝倫堂內有朱子聯云鹿豕與遊物我相忘之地

泉峰交映智仁獨得之天

紫陽祠康熙四十八年知府張象文據教授熊士伯請
建專祀朱子以門人林擇之蔡沈黃榦呂炎呂燾胡
泳李燔黃灝彭方周謨彭蠡馮椅張洽陳宓陳淵十
五人配享
宗儒祠舊爲三賢祠朱子既去郡諸生爲立生祠于講
堂西移書撤之朱子歿開禧乙亥諸生遂以濂溪二
程與先生合祀于講堂後廢及翟溥福爲守于大成
殿西立三賢祠祀朱子李賓客周濂溪三先生以陶
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配弘治戊午提學蘇葵

止祠周朱二子遷李賓客王于別室提學邵寶配以朱子之從遊于洞者十四人趙淵并祀象山易名宗儒祠萬暦辛卯知府田琯以舊文會堂靜僻改置三賢祠癸卯提學錢槓增陳經歸澔配享仍標宗儒祠順治十四年重建爲宗儒堂中祀周濂溪朱紫陽陸象山王陽明四先生两翼以林擇之等十五人配暨朱子專祀紫陽祠林擇之等十五人俱隨遷配享今祀周濂溪程明道程伊川張横渠邵康節陸象山王陽明諸先生

賢祠祀李賓客等十六人提學蘇葵等建舊在大成
門左延賓館舊址提學蔡克廉易其扁曰洞賢祠叅
議葛寅亮移宗儒祠左仍曰先賢祠

忠節祠舊在三賢祠儀門左祀諸葛武侯陶靖節先生
春秋移主合祭于先賢祠序李賓客之上萬曆辛卯
知府田琯建祠于洗心橋東春秋專祀饗以特羊叅
議葛寅亮移文會堂右

文會堂宋嘉定間朱寺正建曰會文堂陳寺丞改今名
紹定中郡守史文卿改君子堂後廢正統中知府翟

一溥祠重建提學蘇葵再建郎中婁性墨扃萬曆辛卯

一知府田琯改宗儒祠址為文會堂

延賓館在大成門左明成化己丑提學李齡建胡居仁
記今廢

白鹿洞初鹿洞有名無洞嘉靖甲午知府王溱乃闢講
修堂後山為之築臺于上知府何巖鑿石鹿寘洞中
參議葛寅亮毀石鹿藏于洞下即今彛倫堂之後上
為思賢亭

號舍新舊計六十間提學蘇葵建參議葛寅亮增十間

康熙十年知府廖文英增　　　　閒十六年知府倫品
卓增號舍三十六間
聖旨樓在書院內宋咸平五年勑有司重繕建樓以藏
詔勑今不詳其址
聖經閣在明倫堂右宋時建今廢
雲章閣在講學堂東宋開禧乙丑李山長建今廢
五經堂在文會堂前宋郡守史文卿建明成化間提學
李齡重建今廢
講堂知府翟溥福建今廢

十賢堂在大成殿後今廢

攝儀堂在書院中門外宋郡守陸德輿建今廢

友善堂在觀德亭側宋郡守陳治建今廢

成德堂在雲章閣下今廢

希賢室在三賢祠後明提學李齡建今廢

白鹿精舍在書院西文行忠信四字石後今廢

鹿洞憩館館凡二一在郡庠之東一在郡城之北宋淳

熙間朱子建之以待來學者入城館穀之所今郡京

館久廢惟城北顏家山舊址猶存萬曆辛卯知府田

附清查修復增置田租倉廒今廢

白鹿貢院宋時諸路各有貢院淳熙元年郡守孫嗣祖建于郡治之西嘉定中郡守黃桂增廓其居後以大比就試者衆乃改建于軍治今廢

射圃在觀德石之前久廢

豫陽遺惠倉在府門內以貯洞租明正德間同知趙琮建今廢

鹿洞倉廒在顏家山顏公祠右明萬曆辛卯知府田琯建今廢

書院庄屋三間在建昌顯慈寺

諸葛武侯祠在左翼山上康熙丁巳知府倫品卓重建

今廢

七姑廟在勘書臺下世傳即唐江州刺史李渤女也宋

淳熙間鄉民立廟祀之文公親書其額今廢

勘書臺在書院東七姑廟後宋李萬卷校書之所文公

訪其遺跡建亭其上今爲獨對亭

風雩亭在前山之右舊志高百餘丈上蔭喬木下俯溪

流文公每與諸生游詠其上石刻風雩二大字今廢

風泉雲壑亭又名崇文閣在勘書臺右有泉自洞左流至石崖爲懸瀑者十餘尺文公愛之號小瀑布後李一山長建亭以石上風泉雲壑字爲名今廢

好我亭盧山志云獨對亭上有好我亭嘉靖中都御史何遷建今廢

觀德亭在射圃石刻有觀德字今廢

枕流亭在枕流橋上溪流奔激文公書枕流字刻于石今廢

自潔亭在枕流橋西今廢

光風霽月亭舊在前山巔宋紹定間移置風雩石左今
廢
太極亭在思賢亭後明萬曆間知府彭夢祖建今廢
喻義亭在文會堂後山上給事許子偉建今廢
麗矚亭在洗心橋西叅議葛寅亮建今廢
百花亭在書院東與枕流亭隔溪相對舊傳李萬卷雜
植花木故名今廢
宰牲亭在洗心橋東舊爲忠節祠知府田琯建叅議葛
寅亮移祠于文會堂右改爲宰牲亭今廢

衕對亭在勘書臺上提學邵寶建自爲記李夢陽爲之

銘

朋來亭在洞右山之岡明嘉靖戊午提學王宗沐建自

爲記徐復吾有聯云五老忘年白鶴巢雲紀歲孤亭

無侶丹霞射影看山今亭亦廢

釣臺亭在釣臺石上明正德辛未李夢陽建自爲記喬

白巖篆書五老峰三字于碑陰亭今廢碑存

大意亭在文行忠信石東明正德辛巳御史唐龍建今

廢

高美亭在卓爾山明嘉靖四年御史徐岱建

聞泉亭在左翼山明嘉靖庚申巡撫何遷建今廢

六合亭在廻流山明正德辛未知府劉章建李夢陽篆

記今廢碑存

思賢亭在白鹿石臺明嘉靖辛亥御史曹忭建或名鹿

鳴亭　查舊志有雲章閣葛寅亮遂以扁此亭

如見亭在桃流橋西康熙丙寅郡守周燦建

原泉亭在文會堂後西王洞于建邦建自爲記

貫道橋在欞星門外文公所名自爲記劉歆南崖叅鷄

去明景泰間郡守陳敏政重建隨圮成化間提學李
齡重建復圮萬曆十九年知府田琯仍復舊門架木
橋亭其上題曰遊息亭爲蛟水所壞次年復命工甃
以石悉如枕流橋制今廢

洗心橋在貫道右正德末年建

枕流橋在洞口文公時建甃石頗堅康熙壬辰五月蛟
水壞今架木橋

流芳橋在廻流山下一名濯纓橋石刻宋陳宓流芳二
字于橋北又橋東壁劉題名志云新安朱侯在郡建

橋白鹿之東南畈而值五老溪流紺潔未之名同遊

江西張琚羅思姚鹿卿閣張絡燕潘柄郡人李燔胡

泳繆惟一會講洞學畢相與歌文公之賦特名流芳

既揭楣門因紀岸左嘉定戊寅四月丙午莆陽陳宓

書

溪口橋去廻流山二里許俗呼觀音橋康熙壬辰夏蛟

水壞今架木橋

原石橋去書院五里在羅漢嶺下東通驛路西入書院

宋淳熙五年文公建今重修

尋樂橋舊名顏家橋以魯公故居得名文公修之以通
白鹿洞明萬曆間郡守田琯重修更名尋樂橋康熙
九年知府廖文英改移于南
山水輝光坊舊在書院前明嘉靖間御史曹忭建蕭端
蒙題扁萬曆六年提學江以東改豎廻流山之首扁
曰高山仰止叅議葛寅亮改建石坊扁曰名教樂地
前修逸迹坊在流芳橋西明嘉靖間御史曹忭建蕭端
蒙題扁提學江以東改曰聖域賢關萬曆間知府彭
夢祖改曰古國學

白鹿書院石坊在今溪口橋北星子知縣崔孜建李夢陽書康熙丁未推官巫之巒重修

唐

貞元中洛陽李渤偕兄涉隱廬山養白鹿以自娛渤讀書五老峯下蓄一白鹿甚馴行常隨之人稱白鹿先生所隱處四山迴合似洞故名

寶曆中李渤爲江州刺史即隱處創臺榭植花木遂名白鹿洞先是顏眞卿寄居郡之五里畈厥後裔孫翊率子姪三十餘人授經洞中凡三十餘年

南唐

昇元中建學置田號廬山國學以國子監九經李善

道爲洞主掌其教朱弼爲助教

宋

太祖年開初置書院與嶽麓睢陽石鼓並名天下四

大書院學徒嘗數十百人

太平興國二年丁丑詔從知江州周述請俾國子監給

印本九經驛送至洞號白鹿國學七年以洞主明起爲褒信縣主簿九

年始置南康軍洞隸屬郡境

咸平五年壬寅詔有司修繕塑 宣聖及弟子像祥符

初直史館孫冕請歸老于洞詔許之冕新淦人未至而卒

皇祐五年癸巳孫冕子比部郎中琛增置學舍十餘間以教子弟四方來學者廩給之扁曰白鹿洞之書堂

郭祥正記刻石後館燬于兵石徙天慶觀觀廢刻亦不存

淳熙六年己亥朱熹守南康軍訪白鹿遺址申明尚書省及尚書禮部檄教授楊大法縣令王仲傑董建書院東萊呂祖謙記之

七年庚子三月新書院成祀先聖先賢列聖賢爲學次第以示學者

置建昌東源莊（時學徒日衆撥沒入田以給之）
八年（辛丑）二月陸九淵赴洞講喻義章
三月朱熹南康任滿疏請白鹿洞書院勅額及高宗
御書與監本九經註疏于洞發錢四百千送庫寄收
買田
九月朱熹提舉浙東常平鹽茶公事名對延和殿申
請勅額御書遺錢三十萬屬郡守錢聞詩建禮聖殿
聞詩并塑像
十年（癸卯）知南康軍朱端章加殿板壁繪從祀諸賢像

撥浮屠沒入田七百畝于洞

開禧元年乙丑李山長建雲章閣于講堂東諸生以濂溪二程與朱子合祀于講堂後

嘉定元年戊辰番陽李駿訪書院創亭小三峽

十一年戊寅軍守陳宓建洞口橋名曰枕流

十四年辛巳郡守黃桂闢三門重建聖殿增置定西源莊田三百畝

十五年壬午丞寺正建會文堂陳寺丞改今名

紹定中軍守史文卿建五經堂于會文堂前改會文

堂爲君子堂

淳祐間軍守陳洽建友善堂及文昌宮

咸淳間軍守劉傳濩增置貢士莊

元

至元間南康路總官陳炎酉繕修書院

大德間郡守崔翼之增置上壤田百畝

元季兵燬書院遂廢學田之疆畛盡亡

明

太祖建都金陵時徽郡守取大杉木爲御殿白鹿之

路始通見王禕記

丙午以王禕爲南康府同知所存惟濯纓枕流二橋

時書院燬巳十五年

正統元年丙辰翟溥福守南康捐俸作禮聖殿改名大成

大成門貫道門明倫堂两齋儀門三賢祠及燕息之

所三賢祠祀朱子李賓客周濂溪以陶淵明劉凝之陳了翁劉道源配

天順二年戊寅南康守陳敏政重建貫道橋

塑先聖四配像于禮聖殿李周朱三公像于祠李齡記云

三先生像舊有二程張横渠陳了翁陶

靖節劉西澗父子七先生神主在焉

成化元年乙未提學李齡命知府何濬重修書院置學田祠器書籍時復增建兩廡欞星門貫道橋繚以垣墻擇端敏之士肄業焉會聘餘干先生胡居仁主洞事理學大明

二年丁亥李齡置星子縣田地塘共四百一十五畝有奇田四百零八畝九分地一畝四分五厘塘四畝七分在楊樹壠等處

七年辛卯提學徐懷置星子縣樓賢橋田八百七十畝

十七年辛丑藩臬會聘廣東新會陳憲章主洞學辭不

至

弘治七年甲寅南康知府郭瑨初刻白鹿書院志

八年乙卯提學蘇葵屬知府劉定昌撤故院大新之復

殿名禮聖特創周朱二夫子祠蘇以內翰遷僉事過鹿洞憫其頹廢告于巡按王元善按察陸珩等協圖起廢酌定規制中文廟旁兩廡明倫文會二堂以次居左各有儀門文會前為延賓館東西齋舍六十餘間明倫堂左三賢祠祀周朱李三公祔以陶劉諸賢巡按王謂非宜特創祠尊祀二夫子陶李諸賢別為先賢祠于西

十年丁巳延請兵部郎中上饒婁性主洞事來學者五

百餘人

十三年庚申巡按陳銓收市寺田九百畝提學蘇葵置
建昌田五百二十八畝有奇塘五十一畝有奇
十四年辛酉提學邵寶諭來學者俟學成出仕教習士
相見禮以嘗從朱子講學于洞者十四人從祀周朱
額其祠曰宗儒
十六年癸卯邵寶置建昌新建田二十六畝作獨對亭
正德六年辛未提學李夢陽清出水磨塲處田棲賢橋
廢寺地共二十餘畝作新志建釣臺亭知府劉章建
六合亭于廻流山星子知縣崔孜建石坊于溪口橋

北

十三年戊寅知府陳霖清出星子開墾荒洲田

十四年己卯提學唐錦置都昌田地塘共五十餘畝田

四十七畝三分基地三分塘四分

十五年庚辰巡按唐龍按南康首詣書院謁先聖訪查

書籍田畝疏請福建興化府教授蔡宗兗主洞事詔

許之繼作大意亭

嘉靖元年壬午知府羅輅興葺書院

四年乙酉巡按徐岱建高美亭于卓爾山

六年丁亥提學徐一鳴批府貢唐錦所置田買星子近
洞田五十餘畝
推官徐進清出建昌星子田地山塘共二百一十餘
畝
九年庚寅知府王溱闢講修堂後山為洞築臺于上
十三年甲午知府何巖鑿石鹿置洞中
二十七年戊申叅政張元冲置建昌田百十六餘畝
三十年辛亥御史曹忭建思賢亭于白鹿石臺建山水
輝光坊于書院前前修逸迹坊于流芳橋

三十二年癸丑御史蕭端蒙置都昌田六十餘畝

三十四年乙卯永豐瑞昌王府各輸田入洞永豐朱厚熫都昌田二百九十二畝瑞昌朱拱榣　田七十八畝六分

三十六年丁巳提學王宗沭建朋來亭于洞右山之岡

三十九年庚申巡撫何遷建聞泉亭于左翼山

四十三年甲子分守道馮謙重修書院清理侵田逋賦完繕經史子集

四十五年丙寅知府張純收入建昌田二十畝

隆慶元年丁卯知府謝存恕收入田二畝二分

四年庚午星子知縣張朝雄收入田一畝

萬曆三年乙卯以新建縣原設田四百七十九畝有奇

改入南昌府正學書院

舊存本洞田地山塘二千八百餘畝生星都建三縣及新建縣自改入南昌後實存本洞二千三百餘畝

五年丁丑星子知縣伊堯夫收入田三十餘畝

六年戊寅提學江以東改書院前坊于廻龍山首題曰

高山仰止易流芳橋題曰聖域賢關

七年己卯大學士張居正請禁偽學詔毀天下書院奪
學田以克邊需都御史邵銑以白鹿書院有勑額不
便拆毀有先聖賢遺像量留田三百餘畝備祭祀廵
道王橋隨請留星都二縣田地七百六十畝有奇其
建昌縣千餘畝變價解司
十一年癸未給事中鄒元標請復書院詔從之
先是常有紅鶴百十巢于後山松杉書院議
革時忽飛去後三年鶴復來巢書院遂復
廵道王橋請復白鹿書院田地山塘議行府修理祠
祭器撫院曹　從之

十二年甲申同知張汝正收入建昌田十畝有奇

十三年乙酉參政程拱辰請復原田撫院陳　按院

朱　滁使陳文燭右使宋應昌提學沈九疇巡道

王橋守道顧雲程僉議給買者價田遂復

十五年丁亥推官舒九思清出田地三十七畝有奇以

安義縣宗室多炫等輸入官田一百九十五畝有奇

易弘治間御史陳銓所置新建縣田地圳塘共四百

七十九畝有奇入正學書院

十七年己丑提學朱廷益禮聘南昌布衣章潢主洞事

十九年辛卯知府田琯改宗儒祠遷文會堂互易其址
復舊貫道門前架木橋結亭其上題遊息亭建忠節
祠在洗心橋東立鹿洞懋館在顏家山重修前橋更
名尋樂以北市宫香資撥置田七百餘畝立倉厫顏
公祠右
二十年壬辰蛟水圮貫道橋田琯重修之甃以石如枕
流橋制并修書院志訓導周偉主其事
二十二年甲午知府彭夔題流芳橋西坊爲古國學
四十二年甲寅叅議葛寅亮大修書院移洞賢祠于宗

儒祠左提學蔡克廉改先賢爲洞賢今仍名先賢移

忠節祠于文會堂右即祠址爲宰牲亭移大門于講

修堂前將改明倫爲講修額曰勅賜書院增置號舍

數十間建鹿眠亭于洗心橋改建石坊于廻流山前

毀石鹿藏洞中

四十五年丁巳知府袁懋貞條畫規制申請南昌宦舒

日敬主洞事學者雲集

四十八年庚申推官李應昇收入田三十畝

天啓二年壬戌知府袁懋貞申請司理李應昇主洞事

李應昇重修白鹿書院志成

四年甲子李應昇申議洞學科舉

崇禎十三年庚辰提學侯峒曾檄推官廖文英領洞事

按院徐養心撫院劉宗祥會請南昌翰林李明睿主講席尋遷去

國朝

順治四年丁亥知府李長春遷去遺俸聶應井修書院

五年戊子知府徐士儀併捐俸修禮聖殿

十二年乙未巡撫蔡士英倡復書院檄南康郡縣清洞

田修堂廪議增租所沿按察使李長春共圖興復置
田六百二十九畝有奇淸出本洞原田及新田分上
中下三則派定支銷欵目

十四年丁酉重建大成殿改講修堂爲彝倫堂宗儒祠
爲宗儒堂禮請建昌官熊維典主洞事以瑞昌何孝
先爲副講知府薛所習撥入田二十七畝有奇

康熙元年壬寅巡撫張朝璘復修書院

六年丁未推官巫之巒重修溪口橋石坊推官汪士奇
撥入田一畝六分

七年戊申推官巫之巒星子知縣黃秉坤重建兩廡及
大成門
九年庚戌知府廖文英兼理洞事詳裁租額粧聖賢像
添設號舍移壽樂橋于北帝宮南開墾石山坪田一
百五畝三分清出荒田六十八畝有奇荒地三十八
畝有奇荒山一百七十一畝有奇荒塘七畝有奇
十二年癸丑廖文英重修白鹿書院志
十六年丁巳知府倫品卓詳請督撫藩臬捐資有差大
修祠宇新彝倫堂文會堂先賢祠三先生祠添設西

大門及諸號舍布政姚啓盛倡捐二百金提學邵遠
平倡捐五百金
二十二年癸亥巡撫安世鼎檄提學高璜同布政張所
志委知府周燦重修書院
二十四年乙丑巡撫安世鼎疏請國子監十三經廿一
史延南豐名宦湯來賀主洞事知府周燦詳請建
御書閣于彝倫堂前委本府教官克副講與管諸務立
洞倉買穀
二十六年丁卯

欽頒御書學達性天扁額及經史遣官懸掛

三十二年甲戌巡撫馬如龍禮延南昌宦熊飛渭主洞事

四十二年壬午巡撫張志棟禮延星子進士干建邦主洞

四十四年乙酉提學劉琰置田伍畝于都昌縣贍洞

四十七年戊子知府劉涵詳請教授主洞事

四十八年己丑南康教授熊士伯詳請專祀朱子巡撫郎廷極布政傅澤淵知府張象文議從之名紫陽祠

知府葉謙詳復典學二名　贍洞課士學

[illegible]冀集是年夏五桃流溪口流芳三橋盡爲蛟水衝壞俱重修之

學冀霖重創　聖殿增高兩廡修砌聖門重新聖賢像自爲記詳請歲科另棚考試洞童每取四名入府學

五十二年癸巳知府葉謙詳委府縣教官四員按季分司督課給輿馬銀壹拾貳兩

五十三年甲午提學冀霖置田二十畝有奇

五十四年乙未院司府委星子縣知縣毛德琦協理洞

事親詣課士評文
巡撫佟國勷布政傅澤淵按察楊朝麟檄知府葉謙
委知縣毛德琦查書院倒塌處所估值修葺
五十五年丙申知縣毛德琦清出荒田共四十六畝有
奇山共壹百七十九畝有奇
五十六年丁酉知府葉謙委星子教諭江照生重修號
舍并枕流溪口二橋
五十八年己亥知縣毛德琦重刊白鹿書院志成
五十九年庚子知縣毛德琦重修書院祠宇號舍橋梁

道光三年癸未知府狄尚絅詳請丁鹽道曾暨院每歲
撥鹽務充公銀壹千兩以增諸生膏火
十一年庚寅都昌候選布政司照磨陳尚忠捐建枕流
石橋
十三年癸巳都昌貢生吳應祥監生吳峻捐建鴻臚石
橋
十八年戊戌都昌貢生議敘同知職銜余泰捐修書院
新造 大成殿大五間新書院頭門大三間春風樓
前西邊號舍五間崇德祠頭門三間祠東添建號舍

回間祠後老新八間今改三重共九間行臺前頭門大三間紫陽手植丹桂前號舍今改作向東六間𨚫于祠正廳大三間東西添建號舍十二間頭門三間其餘祠宇樓閣號舍門亭木石坊俱大修　聖賢神像俱裝彩院內橫直路皆添砌麻石

按廬山志白鹿書院志皆修於康熙五十九年迄今百二十餘年雖經重修補刊於乾隆五十八年亦已五十年矣板多朽蠹殘缺以成書而為殘書閱者憾焉歲辛丑修書院之余君喜見說家二志

俱有舊本遂慨然捐貲購梨棗雇梓人稟明
府憲補刊二志凡板有朽蠹者更之殘缺者補之
囑棁代爲校對棁前以督修書院幸遡議叙茲事
曷敢辭勞但此日之翻刊志仍其舊而二十年來
之有益於山靈有功於書院皆有關於風化者也
如之何其可弗識棁因將
盧山志藝文後　狄太守之請銀以增膏火及陳
尚志之建枕流石橋吳應祥吳峻之建鴻臚榜余
泰之大修書院俱續刻於洞志沿革後　張太守

之送洞書續刻於洞志送洞書後庶前志得有成書而後之修志者亦得有所考云

都邑陳夢挩謹識